



旅行汇

陈丹燕

令人着迷的岛屿

陈丹燕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令人着迷的岛屿 / 陈丹燕著. -- 杭州 :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5339-4362-2
I . ①令 … II . ①陈 … III . ①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81737号

令人着迷的岛屿

作者: 陈丹燕

责任编辑: 柳明晔 诸婧琦

装帧设计: 杨林青

印装监制: 朱国范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80 × 1230 1/32

字数: 138千字

印张: 7.375

插页: 3

书号: ISBN 978-7-5339-4362-2

定价: 39.00元



艾伦岛的海崖上有极苏迷人的灰白岩石，
岩石缝隙中鲜花盛开，就像女神的
花瓶那样装饰着无人的海岸，致使小岛
美得叫人惊喜。

《我的旅行方式》

没有自己旅行的方式，即使走遍世界，也好似从未曾见到过它。

《捕梦之乡》

从地理上解读两大奇书《尤利西斯》和《哈扎尔辞典》。带着《尤利西斯》在都柏林城漫游二十四小时，追寻四处藏着，又无所不在的犹太人布鲁姆。跟随另一个犹太人优素福从梦乡去以弗所、塞尔柱古城、君士坦丁堡，沿着这些神秘的古城一路向北，直到塞尔维亚多瑙河畔的古老要塞和战场，带着《哈扎尔辞典》去寻找历史与虚构之间的捕梦之乡。

《咖啡苦不苦》

旅行中用来遮风避雨排解孤独的咖啡馆，其实也是人生散发着清冽苦味的教室。一杯甜若爱情、苦若生命、黑若死亡的热咖啡里，其实盛着人生。

《令人着迷的岛屿》

从没有一张旅游签证的国民，到世界最大量的海外游客，中国人用了十五年。2010年，爱尔兰旅游局根据此书路线专设中国游客文化旅游路线，爱尔兰总统麦卡利斯及丈夫马丁亲临新书发布会，并做专题演讲。中国旅行者从「会走路的钱包」，到拥有特设文化旅游路线，这是新的开始。

《北纬78°》

见证神迹的极地旅行，寻找造物主留下的指纹，让人能回归成自然之子，安然接受自然的抚慰与秩序。

《与爱人去俄罗斯》

作者夫妇在俄罗斯旅途中，各自记录下自己的所见所闻与所感所思，这两本日记本，在从莫斯科到北京的火车上放在一起时，才发现他们记录的竟是不同的世界。

《往事住的房间》

推开时间的房门，就能遇见早已堕入虚无中的往事正安然住在房间里。人们为了这样的心愿，在世界各地建立了博物馆，纪念不能忘怀的过去。

《走呀——》

十五年间，从大手拉小手到携手并肩，作者与她的孩子在旅行中见证了彼此的成长。一本旅行笔记渐渐成形，最终成为作者送给孩子的成年礼物，在孩子的大学毕业典礼上送达。

这些书都关于旅行，却不是游记

陈丹燕的旅行文学世界

先要观世界，
方有世界观

文学是描述
旅行的墨水

人生在世，
一定要去看世界

《陈丹燕旅行语录》

《我的旅行哲学》

一个人去旅行，走上漫漫异乡路，是为了用脚丈量出属于自己的世界。

《第二日》

旅行短篇小说集，关于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旅途中的交集。

《樱桃树下爱与弗》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去西方自由旅行的梦想正在一代青年心中艰难绽放，那些满怀梦想的身影奋不顾身地奔跑在路上。作者记录下了中国青年海外旅行史的第一章。

《今晚去哪里》

在一次次旅行中，时间在一张张借宿的单人床上错落。如果你有耐心，并坚持，终究能看到时光在空间里画出完美的人生曲线。





第三章

图 62	图 51
图 63	图 52
图 64	图 53
图 65	图 54
图 66	图 55
图 67	图 56
图 68	图 57
图 69	图 58
图 70	图 59
图 72	图 60
图 73	图 61

第二章

图 41	图 30
图 42	图 32
图 43	图 33
图 44	图 34
图 45	图 35
图 46	图 36
图 47	图 37
图 48	图 38
图 49	图 39
图 50	图 40

黑崖的灯塔	1
第一章 从都柏林到戈尔韦：迷人旧世界	17
第二章 从韦斯特波特到金塞尔港：凯尔特微光	87
第一节：一条船：酋长们走了，酋长们归来	89
第二节：一只灯笼：菜头灯笼杰克，南瓜灯笼杰克	122
第三节：Pleasant，德里与科克的乡村	132
第三章 从安特里姆九峡谷到斯莱戈：神秘旧华年	151
第一节：峡谷志怪	153
第二节：仙军集结	193
女士的璎珞	211
致谢	216

黑崖的灯塔

寂静浓黑的秋夜，黑色悬崖向辽阔的爱尔兰海探出去，灯塔似乎就在爱尔兰海的上方。站在灯塔的狭窄平台上，看不清楚夜色中的爱尔兰海的样子，但能感受到天地之间有一团又大又静的大水，它森然的气息，呼吸般的浮动。灯塔缓缓转动，它扇形的白光如刀片划开黑纸一样切开夜色。这时就能看到大海细小的波光在水面上一划而过，看到自己俯瞰大海的角度，好像是一只夜鸟。它满身风尘，羽毛濡湿，心下惊异。

这夜色深深笼罩之处，就是古代罗马人心目中的世界尽头，就是欧洲人心中的天涯海角。传说中的刀光剑影里，古代凯尔特人被驱赶出繁花似锦的大陆，退向黑色岩石的大海尽头，那些地方大多是潮湿危险的沼泽地，以及荒原，大西洋风口终日难停的狂风吹弯了岸边所有的树，它们即使活着，也要用那种长啸般倾斜的姿势才能站住——那里是苏格兰、威尔士、爱尔兰岛，以及法国边缘几处最荒凉的海岸。命运是这样歹恶，即使落荒而逃，这些拥有共同语言的凯尔特人，还是被大海隔离开来了，几百年后，他们的血统也散落在其他民族的肉身中。

但他们最终在这终日阴晴难定的海角天涯活了下来，直到千百年后，全世界突然惊奇地发现他们在陡峭或者平缓的海岸边载歌载舞。这些人或多或少保留着一些体貌特征，比如脸上和脖子上深而宽大的皱纹、赤金色的头发随着气候变深或者变淡，以及张嘴就能悠扬歌唱的秉性。锡哨与风笛一响，竖琴上滚动出一串古诗般悦耳的声音，或者短笛轻扬，古老的凯尔特曲调便如泉

水般四处流淌。他们中的年轻父母蹲下身子，双手托在刚刚学步的小婴儿软乎乎的胸腹上，就着凯尔特节奏，与自己的孩子一起跳起舞来。他们中的诗人写出古老山水之间令人难忘的清朗诗意图，他们风格黝黯温暖的酒馆在全世界的大街小巷开张，成为从东京到哥斯达黎加的辽阔大地上，年轻人追逐的时尚之地。他们的苏打黑面包，每天在从纽约到上海的各种餐馆里按照爱尔兰的配方被烘焙出来，暖烘烘的香气融汇在纽约街头的茴香花生米和上海街头的油炸臭豆腐气味里。

这些了不起的凯尔特遗传。

至于我，我不是从诗歌，而是从音乐和作家札记中开始向往爱尔兰的。后来，经由那些伟大的小说和戏剧钦佩爱尔兰。它符合我喜爱边缘者的本性，但我从未想象过自己因此一次次飞十几个小时，然后带着仍因为飞行气压而嗡嗡作响的双耳，降落在这惨绿之岛。

从未想象过在一个深夜独自站在爱尔兰海的悬崖边上，背后是我今夜的家——1906年建造在黑崖上的灯塔。如今灯塔已经由机器控制，守塔人石屋改造成三间卧室的小酒店。厨房桌上放着苏打面包和熏肉以及血肠，还有我烧好的热茶。时差强烈，此时正是上海的早晨，我的身体醒在爱尔兰的深夜里。我其实从少年时代就喜欢夜游，带着众人皆睡我独醒的欢喜面对夜色，何况如今我面对的是这样—汪古老的、偶尔发出喘息声的大海，这情形真比梦境更像一个梦，凌晨的，有感官一起参加的，半醒时分的

梦。那样的梦境有味觉，皮肤上有冷风或者阳光经过的感受，但都混沌。

沿着隐现在黑色中那嵌了一道细细浪边的海岸望过去，不远处小镇的灯光好像万花筒中黑暗尽头的碎玻璃那样细小而明亮，那就是卡里克弗格斯。那些闪烁灯光下曾诞生一首古老的爱尔兰小调，因为在肯尼迪总统的葬礼上被人演唱而传遍了世界。站在冰凉的灯塔高台上我能想象得到在那幽暗温暖的爱尔兰酒馆里，一个男人抱着吉他高歌，伴奏的有一只短笛，一面鼓，一把小提琴，有时是锡哨：

我巴望自己能去卡里克弗格斯，只为那些驻留在巴利格兰特的晚上。我巴望自己能游过最深的大海，去到你身边。

这爱尔兰小调既苍凉又温暖，有种潺潺从心中流出的曲调特有的悠扬，轻易就能将人迷住。他唱道，自己周围的人们，朋友、亲人都渐渐逝去，“就像融化的雪”。年龄渐长，如今我对“融化的雪”中蕴含着的哀伤与顺从已有了切肤的体会。

听说这支歌曲的曲调已经超过百年，但爱尔兰人始终不能忘怀这样的曲调，所以每过几十年，就会有人为它重新填词，翻唱，于是古老的曲调穿越岁月幡然新生：咳，我巴望自己能去卡里克弗格斯，我巴望自己能游过最深的大海，去到你身边。但大海太深，我又实在不能飞。如歌中所唱，我开始巴望自己能游过最深的大海，去到爱尔兰的身旁。

我来此地一次又一次，因为我如今能飞。我双耳在第一夜总

是嗡嗡作响着，好像仍旧在穿越一个个时区，向后倒退七小时的时间，向后倒退许多年，降落在古老海岛上。一次又一次，好像回家。在这里总能发现传统的奇迹，即使是血统上的凯尔特人已不复存在，但古老的曲调仍悠扬地歌咏着人们内心的感情。古老而新鲜，在现代生活中是种功力强大的维生素，在世界各个角落，每当我走进一家爱尔兰酒馆，傍晚时分听到有人唱爱尔兰小调，都忍不住羡慕爱尔兰强大的遗传能力。

我们中国人也是古老的民族啊，我们也有悠远的历史与文化啊，我们也经历了许多次杀伐与离散啊，但是愤怒的中国人，花了一百年时间，两代知识分子的理想，拼尽全力斩断了自己与传统的根，因为不相信传统能护卫我们的新生，只知道它会吃人；不相信在凯尔特人身上发生的一切也能发生在我们身上，不相信我们也能让自己古老的曲调成为世界音乐的一种流行符号；不相信我们也能在被殖民七百年以后，甚至在已经失去自己的语言后，还能借由凯尔特文化身份的认同确立民族身份，凝聚人心，获得独立；我们不相信自己也能将传统当成信仰一般笃信，这种笃信终有一天能使自己与传统一起获得全世界的尊敬与喜爱。归根到底我们不信自己能有这样的好运气。

结果我们真的没有。

结果我们现在只能空运爱尔兰苏打面包到中国的大城市来卖，而且卖得很贵，因为它是一种舶来品。

爱尔兰海在寒冷的深夜里散发出一股暖意，好像一股很薄的

雾气，令人想起在风里轻轻飘荡的轻盈丝绸。昨天一定是个好天气，所以海水里还储存着阳光的暖意。灯塔的白光一遍遍在宁静的黑色里切出稍纵即逝的扇面。海岸上狂风呼啸，大海却温柔地沉默着，铺陈着一万片细碎雪亮的月光。

卡里克弗格斯旁边的诺曼城堡隐藏在深深夜色中，巴利格兰特也隐藏在深深夜色中。诺曼城堡门口有烧死女巫的碎石地。在巴利格兰特后面，是北爱尔兰优美的峡谷，那里是凯尔特神话发源之地。峡谷的深夜里小矮人们在废弃的城堡和修道院里搬运各种财宝，巫婆们骑着扫帚猎猎有声地飞跃森林和村庄，鬼魂从雪中的沼泽地冉冉升起，贴着在月光下闪烁微光的灯芯草躑躅。人们在灯下写着诗歌、小说，在剧院里演出无穷无尽的等待，人们在酒馆和客厅里滔滔不绝，因此诞生出乔伊斯和王尔德这样的作家。世界的秩序似乎还完美存在着。

万籁俱静，我的心像一只睡着的鸟，安静地匍匐在身体左边散发着暖意。古老的阔条子木地板在我脚下吱吱呀呀作响，木门那里浓黑一团，在小矮人故事里，那里常常躲着家神，或者戴红帽子的小矮人，那红帽子是人血染红的。

图1 滚烫的茶水温暖了我的双手和整个肚子，在苏打面包上涂上厚厚的黄油，再涂上厚厚一层新鲜做好的李子果酱，要细细嚼，才能吃出面粉和黄油相融时的香味。灯塔底楼的厨房里有种令我安顿如家的奇怪感受，这地方是我第一次住下，一桌一凳一灯一碟，真是处处如家。这里的暗夜正是上海的上午，坐在厨房桌前喝茶吃面包，与我身体内部依旧按照东方时间的生物钟真是再熨帖不过。

